



上海方面推荐尼克松一行去参观的单位的的基本情况翻译成英文。

当初还是外办新进人员的华达明现在仍记得，为了保证尼克松一行的安全，当时马路上戒备森严。从虹桥机场到淮海路再到锦江饭店所在的茂名路，沿街的房子都不能开，高楼上有人保安人员把守。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晒衣被，就连小学门口的修车摊也被清理干净。

由于当时中美尚处于对立关系，一位美国总统的来访多少让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，于是做思想工作也成了筹备中的重要一环。接待班子秘书组的乐棉根说，那时全市组织动员作报告，落实到各局各区，学习大约持续了3周。先办学习班给领导干部上课，然后再由街道出面去基层做群众的思想工作，以“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”来消除人们的疑惑。

上海市从小学到机关纷纷发出通知，要求一律不得“围观、围追、围堵”外国人，许多孩子被老师教育：外国人也是人，不是动物，围观人家是不礼貌的。邱焕锡曾在尼克松下榻的锦江中楼服务台工作，他回忆说，尼克松抵达时，饭店欢迎仪式上，除了门口的应接、服务台2名工作人员以及中方几名警卫外，没什么其他人。

马尚龙著有《上海分寸》一书。用他的话说，当时外交部制定的16字方针——“不冷不热，不卑不亢，以礼相待，不强加人”，和上海人的分寸与做派——冷和热、拒和迎、远和近、疏和亲，越看越像。

马尚龙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那年，他正在向明中学读初中。向明中学距离锦江饭店很近，学校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最大的一件事，要求学生们放学后不出校门，学校还做了“如果遇到尼克松怎么回答”的预演。那时天色日照很短，下午六点多出校门，天就黑掉了，其实不太可能遇到尼克松。尽管如此，如今回忆起来，他还是感觉当年的上海最适合接待尼克松访华。

“不是世界刻意选择了上海，而是上海自然就在这个选择里面。尼克松带着世界的问号来看中国，而上海，恰恰是足以给出最好答案的城市。”马尚龙说，尼克松参观巨鹿路菜场，



美国媒体记者团与尼克松在上海合影。

是直观反映中国民生的“晴雨表”。号称“上海第一大”的露天菜场，距离锦江饭店只有几百米，开车过去只要三五分钟，从金陵路口一直排到茂名路，有上千米长，平时菜场从早上四五点钟起，菜品供应齐全，嘈嘈切切，声浪一阵高过一阵，一直喧哗到十点多钟。

“当时尼克松很有可能是从茂名南路转入小浜湾巨鹿路菜场的，这里位处巨鹿路西段，并不是巨鹿路菜场最经典最市井的地段，但是菜场两边的民居建筑，算得上是最有体面最拿得出手的。巨鹿路自1907年开路，还叫做‘巨籁达路’时，渐渐形成市井的东端和雅致的西端，很是分明。”马尚龙说。

提及接待尼克松的准备工作，早在1971年12月，上海市就开始准备接待尼克松用的宾馆床上用品。由上海针织品站选定第一毛纺厂制造300条高级全毛提花毯。这种毛毯选用马海毛和澳毛原料，规格为155厘米×230厘米，3.26公斤，花色有牡丹、菊花等7种花型，设计商标为凤凰牌。

1972年1月，毛毯赶制任务完成，特有的长波浪、漂光足，又滑又糯，让凤凰毯胜利完成了任务，作为国礼送给了尼克松。而余下来的毛毯以高出普通毛毯3倍以上的价格在市百一店、

北京是中国首都，政治色彩浓厚。当时中美没有建交，并不适宜将“北京”一词列入公报名。